

一人一传一题一楔，构画文坛名宿样貌



丁玲、老舍、赵树理、曹禺、茅盾……一连串响遏行云的名字，是他们共同构建起共和国建国之初文坛群星璀璨的画面，他们是生发在“新中国土壤孕育的文学生命之树”上的硕果。这些闪光的名字和他们曾经创造的辉煌值得铭记。

汪兆骞先生是一位资深的文学刊物主编，大半生光阴都浸润在文字、作品、作家之间。晚年的他似乎不甘心这些曾经放射光芒、对中国人民文化事业作出贡献的英灵随风飘散，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民族珍贵的文化记忆和精神财富。于是，他穷经皓首，致力于打捞飘散在历史尘埃中的文化名人的英魂，收集整理他们的生平事迹，评述他们的作品和贡献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用《史记》笔法撰写了民国至当代文化史、文学史上的名家们的传记，现已完成卷帙浩繁的《民国清流》七卷本《我们的八十年代》。最近他又挟着厚重的《启幕：中国当代文学与文人》来了，这一次笔锋对着1949年至1966年的17年间，汪老把这个阶段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至当代文学之间的一个重要的转圜。

《启幕》为活跃在这一时期的文坛宿将一一写了个人小传，通过这些小传构画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坛的样貌，行文中有历史的沧桑感，让读者既看到了一件件文坛往事，又看到了一个个充满个性和才情的文坛名家，字里行间亦能让人深深感受到那个时代文化的生态。作者在书中对作家个人及其重要作品几乎都加以点评，由于作者的学养，他几乎可以做到左右逢源，挥洒自如。作者曾因种种机缘与不少文人相识相交，甚至儿时有一段跟赵树理还比邻而居，因此书中自然就加进了不少第一手的回忆，让这些“大人物”的小传中平添了不少趣闻轶事，信息量很大，非常有看点，堪称血肉丰满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辅助读物。

作者历经数年收集资料，给三十九位作家写了资料翔实、有血有肉的小传，尤其着力阐述他们成名作的创作背景、历史地位、社会影响、作品发表后对个人命运的影响等，它既是那个时代著名作家个人的信史，又是一个时代氛围的实录。没有人能脱离时代从事个人活动，那17年中，这批文学名家的活动和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又共同折射出那个时代文人活动的社会生态环境。

《启幕》开篇写了一个“引子”，很有意思，通过这个引子读者可以看到早在1947年岁尾，解放战争全面展开之际，中共第一代高层领导人就已经对赢得全面军事胜利最后夺取政权充满信心，开始着手开国后文化队伍的建设，“为保护爱国民主人士，为茅盾、胡风等人及家属的安全考虑，我决定将他们送到香港保护起来，在那里由郭沫若主持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和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工作，后应中共中央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1948年11月23日夜晚，在中央安排下，郭沫若、茅盾等在港的爱国民主人士三十余人，分批乘船驶向解放区，然后又从东北各地前往早已解放的北平。不久，新中国诞生，中国文学开始了新的纪元。”“如郭沫若，便是1947年由叶以群陪同，从上海转至香港，住进九龙公寓的……不久其夫人于立群及五个孩子也被接到香港，与陆续到港的茅盾、胡风诸人会合。”书中描写的当时有类似经历的文人颇多，“1949年2月18日，又一艘豪华外籍客轮‘华中轮’，在浓浓的晨雾中起航，二十七位社会贤达和进步作家，由乔冠华具体安排指挥，悄悄乘船，驶向渤海。”受到中国共产党政策感召，开明进步的文化人纷纷从国统区、解放区、国外投奔新生的红色政权，他们向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展宏图。

这本书在结构上也很特点：一人一传一标题，一段小楔（人物命运缩写），每个标题下面还引一句古诗为副标题，细品诗意，竟是人物命运的概括。比如，说老舍“时来天地皆同力，远去英雄不自由”，暗喻人物前扬后抑的命运。作者的国学功底、文字风格由此可见一斑，同时亦可见其悲悯情怀。

造物者：人，时间以及良缘

◆ 于是

近日看完葛亮先生的新作《瓦猫》，极爱个中意趣。造物者的故事之所以好看，不仅因有美物，还有度己度人的良缘。

“金属、陶器、鸟的羽毛，无声地庆祝自己战胜了时间。”这句诗出自辛波斯卡的《博物馆》。诗句中的三种意象令葛亮深受触动，他说，辛波斯卡这首诗讲的是物的强大，“物可以成为整个文化传统的代言人，物可以抵抗遗忘，帮助人实现技艺的传承。”因而，他在小说中选取的三个故事就是对应于诗句里的三种物：修书匠用翎羽，理发匠用利剪，瓦猫匠用陶土。”于是，《瓦猫》由三个和匠人有关的故事合成为一。

匠人的故事好看，因为心和手往一处去，心有所想，手有所为，方成“造物之美”。著名文学评论家詹姆斯·伍德曾说过：写小说人物最难，新手往往从静态入手，像在复写照片，但高手是从动态入手。写匠人似乎天生就有“动感”的优势，一举一动都是戏，光是看葛亮细腻描摹巫人端公杀鸡念咒、安置瓦猫的仪式、修一本书要溜口、闷水、倒页、订纸捻、齐栏、修剪、捶平、下捻、上皮、打眼穿线……这些动作蕴含的美好就圆满了阅读快感的第一层次。作家须经充沛的、贴近的观察才能获得对这些动作的理解，捕获造物时的细节——细致温凉厚薄浓淡几何——美感才能从文字的修辞递变为感官、乃至想象和思考的对象。

葛亮所写的匠人都在民间，技艺不仅让他们安身立命，也是自我存在价值

的基石，这让造物之美更嵌合生活的纹理。《书匠》中的传奇修书匠老董和简生活在不同年代，但不论所修是西洋古书还是中国古籍，都不仅追求精益求精，还坚持操守，各有各的原则；《飞发》中的几位出身不同、手艺风格各异的理发师都要被我国香港经济的浪潮起伏卷挟着，用自己的手艺呼应时代的风向，也不得不忘记服务行业终究是服务他人，独善其身却难；他们既在市井中，也在江湖中，彼此竞争，却也惺惺相惜。凡人工匠，固有一技傍身，终究要承载时代的波涛打在自身的痛，而诸如老董、“孔雀旧人”他们的痛，恰恰反照出造物之美是何其不易。读到这唏嘘，便已抵达阅读的第二层次。

葛亮说，“我想借匠人这个题材探讨人和物的关联。物的意义在于什么？从从艺的角度，首先就是在于使用，但使用的过程也是记录时间的过程。辛波斯卡的诗歌中，是物对时间的战胜，而匠人所以造物，则是对时间的信任。”从时间跨度上说，《瓦猫》所收录的三篇小说比《北鸢》《朱雀》更深远，但不变的依然是葛亮对尊严、仁义的抒情书写。由物出发，经历时间，阅读的第三层次终将落在品读人性之美。

《书匠》一篇缘起于葛亮参与祖父葛康俞教授的著作《据几曾看》手稿的救护工作。葛康俞是著名艺术史学家，于抗战期间在四川江津凭借记忆完成的专著



《据几曾看》至今仍被中国古代书画研究者奉为圭臬。

手稿救护的工作让葛亮第一次接触到整旧如旧的修书匠，也开启了非虚构和虚构相结合的这组匠人故事。《瓦猫》一篇尤其是，故事发生在古镇龙泉，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中，龙泉镇既是陶艺匠人制作民间神兽瓦猫的世代传承之地，刚好，也是西南联大多位著名学者的聚居地，他们复建了清华文科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等重要研究院所的地点。葛亮以其小说家的敏锐直觉，加以详实地考察，以瓦猫为线索，塑造了闻一多、冯友兰、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等大师级人物的西南联大生活群像，富有精神依托象征的民间造物与特殊历史时期的人文知识分子气节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与此同时，葛亮着重笔墨写出了瓦猫继承人荣瑞红一家的三代故事，再加上恢复高考、登山、支教、城市改建等内容，极大程度丰富了几十年颠沛时局中的人心走向，而与之对应的是憨态可掬、坚守不弃的瓦猫。

更令人有所回味的是葛亮先生的匠人文学世界。小说家也是造物者，犹如添砖加瓦，《瓦猫》前承《北鸢》《朱雀》《戏年》，或可后续更多家国故事，他正在人文历史和民间匠人之间构筑起越来越绵密的网络，正如匠人，作家也在打磨属于自己的技艺，既要身在江湖，又向往着技艺带来的成果让人性超越时空而存在。

中国知识者的自我与互相启蒙

◆ 胡晓军

张玉梅女士是中国文字学与训诂学的教授，有《王筠汉字学思想述论》《南怀仁〈教要序论〉训诂学研究》等著作。从2007年开始，她在上海交大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古代汉语”课程。不仅面向文科学生，也面向理、工、科、农、医等专业的学生，开设“古典诗词鉴赏与写作”通识课程。这本《诗心雕虫——上海交通大学师生原创诗作品集》是张教授古典诗词鉴赏与创作教学，包括示范、仿写、创作成果的大集成。在她的示范和引导下，交大致远文艺协会的教职工纷纷写出平生第一首诗词，不仅质量上乘，更是数量可观，其中还有理工科的长江学者、生物学的博士分别出版了自己的诗集。

本人对张教授及其学生诗词创作的



成就高低，包括体裁选择、比兴运用、风格养成之类不作评论，而对作品的题材诸如人与事、物与景、情与思之类关注更多。

因为那些春花绚烂、夏蝉交响、秋桂萦回和冬雪覆盖，都在校园；那些侃侃而谈、琅琅书声、喁喁细语、殷殷相嘱，都系师生；那些讲座论坛的问答、沙龙茶会的交谈、毕业生互道珍重的碗盏祝福，字字句句无不焕发出真情实感；至于歌咏江山、祝福节日、抗击疫情、纪念校庆等，丝丝缕缕无不指向了师生的家国情怀。他们的诗，就在眼前，就在近处。

文学之道，进言之，是传统文学之道，是通往中国知识者的自我启蒙之路。所谓知识者，是指一个人获得了专门的知识、产生了自己的观念，并付诸于本人理想和社会行动的人。

张教授把古典诗词中的精神含量，通过鉴赏和原创进行释出和转化，从而帮助知识者实现自我的启蒙。即使如此，作为个体的知识者依然是孤独的，唯有实现个体独立向群体的结盟，才能形成更大合力，为时代为社会贡献强大的评析力、纠偏力和建设力。试问如何结盟？依然可以借助文学，因为文学鉴赏和创作正是知识者融入时代社会，尤其是彼此团结、互相拥抱的一条明路。本人认为“社会观念”便是源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释出和转化，而中国文学中最发达，也最优秀的品类——诗词鉴赏及创作，正是其中良媒。

张教授的教学、创作和办会工作，正像她为此书命名“诗心雕虫”那样，是大学“通识教育”“通才引导”践行中的一部分，也是知识者“自我启蒙”“相互启蒙”实现中的一小部分，更是知识者群体“相同观点”“共同立场”形成中的很小一部分。其形其力、其人其行微渺若虫，毕竟一印一痕地“雕”出属于中国“当代士大夫”个体及群体的面貌和神采。

新书速递

《天下英雄谁敌手》

这是“刘勃说书”系列的第二部。三国还未归晋，曹操刘备已成传说。故事流传千年，方有《三国演义》。解读三国的常见套路，是用史料纠错演义；本书反其道而行之，探究史实如何被大众审美和文人趣味塑造成型——犹如看见两位美人，是如何一步步化妆乃至整容的——这无疑是有意思的。

在本书中，作者力求厘清三国历史的人物真相，史书文学的形象演变；锚定曹刘的历史坐标，萤剔人物的文学形象；将历史说得通透，把写人的小说谈得到位。



《吾爱吾师》

《吾爱吾师》是一本回忆父母，怀念师长们的随笔集。作者俞宁是著名语言学家俞敏先生之子，对父母的教诲，作者有一份独特的体会和感悟。他使用“我的父亲俞‘师傅’”作为文章的标题，便能见出这份独特性。

由于特殊机缘，俞宁在青少年时代与父执启功先生一起生活了数年，他称启功为“启大爷”，在生活中，他蒙受启功的关爱与教诲，



《零K》

书名取自于开尔文温度，意即“-273℃”，在此温度下，分子不再具有动能。小说名直指主题：一种可无限延长人类生命的新技术——人体冷冻，既保存了生命，又接近死亡。以此为背景，作家德里罗提出了一个

并深受其影响，称启功是他的“角色榜样”。书中有数篇文章叙写这段经历，从中读者不仅能够一窥启先生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后的生活状态，还能见出他抚育后辈的方法，以及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格风范。

作者在青少年时代备受长辈的关爱与提携，在家有父母、大爷和左右近邻，在外，不同的阶段也有不同的“师傅”，他们都是作者午夜梦回时特别感念的人。对这些师长，作者怀有深厚的感念之情，所以将本书命名为《吾爱吾师》，文字中浓浓的京味儿极具特色。

关键问题：“如果在生命的尽头我们不会死，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在中亚某沙漠地带地下，年逾六旬的亿万富翁罗斯投资了一个可以精准控制死亡的隐秘机构，用冷冻技术保存人体，等待新技术降临以重获新生。儿子杰弗里发现父亲罗斯冷冻了病入膏肓的年轻妻子阿尔蒂。他来到沙漠中，准备与继母做一场道别。但这是终末的告别吗？